

天地明亮

走在叶县明亮街上，遥想70多年前复杂而残酷的斗争，回望黎明前的那场血腥战斗，仿佛一曲荡气回肠的悲壮旋律，在心里久久回响。

明亮街全长500余米，宽7米左右，坐落在叶县文庙西侧，是以烈士张明亮命名的街道。

张明亮，生于1918年10月12日，鲁山县碾子营乡岗薛村人。他幼年父母双亡，与其兄张文彬相依为命，讨饭度日。一次，在街上讨饭时，张明亮遇到在宜阳县当和尚的本地人郭仙。郭仙见张明亮聪明伶俐，便把他收留下来，后将他带到宜阳洞子沟寺庙。该寺方丈鲍元里审视张明亮后，为其取名长志，后改名为明耀。此后一段时间，张明亮在该寺庙洒水净堂，焚香诵经，侍候师父，并在师父的指导下学文化、习医术。

16岁时，张明亮随鲍元里在赵堡镇还俗行医。几年后，他便能单独出诊。

1936年，张明亮18岁。受当时在豫西活动的共产党影响，他毅然参加了由宜阳县共产党人张剑石组织的

地方武装青年大队，任副大队长兼第二中队队长。抗战爆发后，山河沦陷，民不聊生。张明亮逐渐认识到，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国家的救星和希望，并于193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1944年，日军入侵宜阳，到处烧杀抢掠，激起当地人民反抗，张明亮在抗日斗争中，积极开展抗日活动，成绩卓著。当年8月，青年大队与河南军区二分区十八团合编，正式成为八路军的一部分，并以赵堡镇为中心建立了伊洛根据地，积极开展抗日活动，沉重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。1945年3月，张明亮率青年支队配合

八路军主力部队进行了赵堡保卫战。同年8月，宜阳县青年支队在新区部队，奉命北上过黄河。因天降大雨，河水猛涨，加上国民党部队阻击，只有张明亮和部分同志渡过了黄河，到山西晋城休整。1946年春，张明亮受党组织推荐，到山西屯留县抗大一分校学习，聆听了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的授课。学习结束后，他参加了反击国民党进攻解放区的一系列战斗，在石村、白沙一带同国民党军队的多次交锋中，机智勇敢，冲锋在前，多次被评为战斗英雄。

1947年9月中旬，张明亮被组织派遣回原籍鲁山县开展地下工作，以迎接鲁山解放。9月23日早晨，张明亮去岳父家看望妻儿，在张良镇遭遇国民党岗哨盘查，从他身上搜出一把匕首、一块红布、一百多斤米票(当时解放军内部票证)，被认定为八路军探子抓了起来，送往国民党鲁山县政府收监。在狱中，他坚持向狱友传递革命即将胜利、鲁山即将解放的消息，鼓励大家同国民党当局作斗争。

1947年11月1日，鲁山县城解放，张明亮被救出狱。出狱后，他积极为党工作，短短两个月时间，就动员500多名青年参加解放军并随大部南下，参加解放全中国的战斗。

1948年1月，组织委派他赴叶县八区任副区长，后任区长。叶县八区地处叶(县)、宝(丰)、郟(县)、襄城(县)四县交界处，地方反动势力盘根错节，活动十分猖獗。当地的还乡团、土匪相互勾结，残杀革命干部和群众，抢劫百姓财物，破坏社会秩序，八区的工作十分艰巨。张明亮上任后，以极大的革命热情，深入群众，访

贫问苦，宣传政策，耐心启发群众，帮助百姓解决实际困难。经张明亮艰苦细致地发动，该区逐步建立起30个农工协会，发展会员数百名，迅速打开了工作局面。在他的带领下，八区清剿匪霸、收缴枪支的活动如火如荼，在短短四个多月的时间里，共缴获各种枪支2800多支，弹药不计其数，发展和巩固了新生的革命政权，张明亮被当地群众誉为“人民的好区长”。

南阳市邓县解放后，组织上决定调张明亮到邓县当县长，并要求5月30日前到职。1948年5月19日，国民党军整编十一师由南阳东进开封，途经叶县境内。中共叶县县委指示各区委和区公所“避敌隐蔽，保存实力，保护各区政权安全”。5月20日，敌十一师进入县城，派一部向八区方向开进。紧要关头，张明亮当机立断，决定迅速将区政府和区干队由大营村转移到偏僻的下牛村。

5月21日凌晨，国民党军十一师一个连的兵力，在当地土匪头子张老末、张保寅的带领下，突然包围了下牛村。张明亮一边组织突围，一边派人向外求援，并亲自指挥区干队控制寨门制高点，沉着应战，接连打退敌人多次进攻。战斗持续三个多小时后，救援赶到，对敌人内外夹击。敌误认为是解放军大部队开来，仓皇逃窜。这场战斗，击毙敌连长一人、士兵数十人，俘敌士兵二人，区干队员和民兵无一伤亡。

随后，张明亮率队离开下牛村，撤离到落皂山半山腰。敌人不甘失败，又派一个营的兵力，尾追而来，张明亮紧急部署转移方向和路线。上午十时许，敌人包抄上来，气势汹汹，

情况万分危急。张明亮让区工委负责人徐荣仁率区干队员和民兵转移，自己带十几个人断后，掩护大家撤离。穷凶极恶的敌人开炮射击，张明亮左腿被炸断，鲜血直流，他拖着断腿，忍受着剧烈疼痛坚持战斗。面对蜂拥而来的敌人，张明亮把一支手枪交给队员带走，一支留下阻击。队员们不忍把他丢下，坚持要背他走，张明亮严厉地说道：“别管我，快撤，服从命令！”队员们无奈挥泪离去。

张明亮打完了最后一颗子弹，射出最后一枚手榴弹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……30岁的年轻生命永远定格在了那个绚丽的初夏。

清风弥漫着硝烟，野花沾满鲜血。天地悲泣，落皂山呜咽。当晚，区干队员和当地群众上山寻找，含泪草草掩埋了英雄区长张明亮。

1948年6月3日，中共叶县县委派人前往张明亮牺牲地，购置棺木，将英雄入殓，运至八区北渡镇。中共叶县县委、县民主政府为张明亮烈士举行了追悼大会，会场内高搭灵棚，哀乐低鸣，两千多名群众悲痛哭泣。此后，张明亮烈士的遗体被运回原籍鲁山县碾子营乡岗薛村安葬。

为永远缅怀张明亮同志，中共叶县县委决定，经叶县民主政府批准，将县城内文庙西的福音堂街更名为明亮街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卫东区(原叶县八区)党员群众在张明亮烈士当年牺牲的地方，修建了一座古色古香的琉璃瓦亭子，以怀念先烈，激励世人。亭子造型古朴、精巧，彩绘椽椽，四根铁制亭柱以示红色江山永固。

昭昭日月，天地明亮，烈士的名字永垂青史，万古流芳！

魅力鹰城 汝瓷之源

北宋汝窑青瓷莲花式温碗

◇ 赵俊璞

北宋汝窑青瓷莲花式温碗是传世北宋汝窑器物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。温碗，顾名思义，是盛行于晚唐至宋代的温酒器具，一般说来都和执壶配成一套。

这件汝窑温碗原收藏于清宫养心殿，高10.1—10.5厘米，深7.6厘米，口径15.9—16.2厘米，足径8.1厘米，目前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，是该院收藏的21件汝窑瓷器中的精品之一，也是同类型器物中唯一的传世品。

俯看温碗，形如十曲花瓣，口微侈，上丰下敛的廓腹，立于圈足上，若一朵正在绽放的莲花。通体满釉，外底有五枚芝麻支钉，胎色香灰。天青釉色内外一致均匀，口沿薄釉处有淡淡的粉红光，釉面密布细碎开片纹，造型静谧典雅，是北宋汝窑工艺善尽美的代表作品。

北宋时期，除了汝窑烧造有莲花式温碗外，南方景德镇青白瓷、北方辽国境内的定窑白瓷，以及朝鲜高丽青瓷中皆有温碗烧造。一般情况下，温碗、注碗及高足台盏时常成套出现，温碗口径略大于执壶，因用以盛热水温酒而得名。南宋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中记录北宋都城汴京《会仙酒楼》提供客人的饮酒器皿，写道：“大抵都人风俗奢侈，度量稍宽，凡酒店中不问何人，止两人对坐饮酒，亦须用注碗一副，盘盏两副，果菜碟各五片，水菜碗三五只。”表明了温碗、注碗及高足台盏在繁华的北宋都城十分流行。

在北宋名画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中，也以温碗、注碗及高足台盏来描绘两人对饮时的场景。北宋徽宗皇帝所绘《文会图》中，文人相聚宴饮及仆从备酒或



资料图片 赵俊璞供图

茶的景象，大约和注碗肩高度相同的莲花式温碗中，放置有一款折肩瓜棱形执壶，细长颈上套一长摆的火焰型顶盖。除了注碗，桌面上尚见大碗、小碟及高台盏等宴饮配件。

莲花式温碗以北宋中期景德镇的青瓷最多，为唐宋以来陶瓷仿金器造型的一种流行。除了以上所谓的执壶类型，莲花式温碗亦常配有瓜式执壶，如日本东洋陶瓷馆藏的高丽青瓷瓜形水注，辽国境内出土的定窑系白瓷莲花式温碗及葫芦形执壶。由此可见，北宋时期莲花式温碗所配的执壶样式甚多，而非定于一。

人间瓷话

母亲的口头禅

◇ 李向平

母亲打来电话，让我回家拿些蔬菜，说她最近忙，没法给我送，再不回去院墙外的青菜就老了。

母亲在墙外空地开垦出了一片菜地，在她的精耕细作下，每样菜都长势喜人。就这样，我们经常能吃到新鲜健康的时令蔬菜。母亲说，人勤地不懒，动手啥都有了。

我的母亲是个心地善良、勤劳朴实的农村妇女，就是斗大的字不识几个。母亲虽不识字，但她关于做人的道理，一直影响着，渗透在我几十年的人生历程中。

小时候，父亲是一名教师，工作忙，割麦、炕烟、刨红薯等样样农活都落在母亲肩上。母亲没有怨言，每天起早贪黑，没日没夜地苦干，小麦、玉米等农作物的产量比有劳力的家庭还多，乡亲们直夸母亲能干。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也深深影响着我，5岁多时我已经学会做饭，能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。

10岁时，我们家搬到了郊区，但还是“一头沉”：父亲教书，母亲种菜。母亲种菜、卖菜之余，还要到市区拉大粪。虽说脱离了农村，有菜吃了，生活好些，但一点也不省劲儿。她每天收拾菜到半夜，第二天天不亮就带着菜去卖，有时为了多卖几分钱，要比别人多跑几十里。如果不是亲身体会，是感受不到母亲辛苦的。但母亲始终没有怨言，想的是种好菜、多卖钱。“人勤地不懒”是母亲的口头禅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父亲每月几十元的工资要养活一家5口人，生活相当艰难。好在母亲很会持家，身上总透着一股一定要把日子过好，于是那些拮据、困难的日子，在母亲辛勤的劳动下，演绎成一个个与贫穷搏斗的故事。在农

探访红色革命遗址北张庄

仲夏时节，从宝丰县城出发，沿着S241省道向西北行进，折而向北，跨过一条清澈的小河，穿过柳林村，翻过村后东西横亘的山岗，便到了红色旧址北张庄村。

北张庄村位于宝丰县城西北11公里处，是该县商酒务镇皂角树行政村的一个自然村。解放战争时期，中原军区暨中原野战军司令部驻扎此地，刘伯承、邓小平、陈毅等革命先辈曾在这里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，部署指挥了宛西、宛东、开封、睢杞、襄樊、郑州、桐柏、江汉等战役，建立巩固了中原根据地，拉开了淮海战役的序幕，为全国解放战争增添了光辉的一页。

是日，天气晴好。走进绿树掩映的北张庄村，村中东西主街的水泥路北侧，一块黑底红字的石碑首先映入眼帘，上刻着“中共中央中原局、中原军区宝丰旧址群：中原军区司令部旧址，刘伯承、邓小平旧居，中原军区团以上干部会议会址”。不远处，矗立着一座三层、高约9米、青砖灰瓦的哨楼；哨楼北面是坐北朝南的一进两宅院，宅院门楣上悬挂着“中原军区司令部旧址”匾额。

跨过门槛，踏进清幽的小院，移步土墙灰瓦、风物依旧的房间，瞻仰着老一辈革命家昔日用过的桌椅、马灯、床铺等简陋的用具，聆听着讲解员娓娓讲述，历史画面豁然浮现。

1948年4月底，刘伯承、邓小平率中原局和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部迁驻豫西宝丰县，与陈(赓)谢(富治)兵团和



当地群众在哨楼前开展文化活动 郭明远 摄

野陈(士渠)唐(亮)兵团会合，由刘邓统一指挥，开展大机动作战；5月9日，中共中央决定加强中原局，邓小平、陈毅、邓子恢分别任第一、二、三书记；重建中原军区，把南征的晋冀鲁豫野战军改名为中原野战军，由刘伯承任司令员，邓小平任政治委员，陈毅、李先念分别为第一、第二副司令员；1948年5月17日，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机关移入宝丰县周庄镇的杨岗、余官营等地；5月26日，中共中央中原局、中原军区暨中原野战军司令部分别进驻宝丰县商酒务镇的赵官营、北张庄村，开展一系列重要工作，使这里一跃成为中原地区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化中心。

其间，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在北张庄村南部的柳林村召开了“旅以上

干部政治工作会议”；中原军区在北张庄村召开了“团以上干部会议”；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在宝丰县城东街文庙召开了“宝丰会议”等重要会议；在宝丰县肖旗乡大白庄村创办了中原大学(现为中原财经政法大学)；中原局财经政法行署在宝丰县杨庄镇杨庄村创办了豫西行政干校(现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)；在赵官营村设立了中州农民银行，成立了新华社中原总分社；指挥了宛西、宛东、开封、睢杞、襄樊、郑州、桐柏江汉等战役。1948年11月13日，中原局、中原军区领导机关从宝丰迁出。

一串闪光足迹，一段珍贵的红色记忆便深深镌刻在了北张庄村这片土地上，留在了宝丰，留在了中原，珍藏在了人们的心中，滋养、教育、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奋勇前行。

愿你余生皆幸福

三年前，突如其来的脑出血，让我拼搏向上的人生按下了暂停键。经过抢救虽侥幸捡回了性命，并逐步回归正常工作和生活，但留下的肢体印迹和心理障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让我难以释怀。

劫后，才知生命之卑微；大难不死，方懂得对生命敬畏。患病后，用不着医生和家人来提醒和督促，我主动改变了作息时间和生活习惯，日日坚持锻炼，也逐渐学会了放下和看淡一些事情。

经历生死的考验，才明白我们真正在意的和在意我们的就那么几个

人。此前，因为一点小事，我和一位好兄弟彼此误解，长达15年未联系。没想到他得知我生病的消息后，第一时间来看望我，并在我康复的关键期给予我真诚的鼓励和支持。走过生死，让我更加珍惜当下，拥抱每一个美好的瞬间。

老人说，人这一生就是一个不断渡劫的过程，你的劫渡完了，福也就来了。回忆人生的前四十年，我溺水三次、车祸两次、患大病一次、父母双故，该渡的劫也渡完了吧。患病后，我意识到养好身体是我们人生中的头等大事，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，才能在

照顾好自己时照顾好家庭。

活着真好，劫后重生的我明白了许多。此后，母亲的突然病故让我对人生更清醒了。一天，幼小的儿子突然释然地对病床上的我说：“爸爸，你一定要好好康复，相信自己一定会好的。你千万不能让我的孩子和我一样，从小就见过自己的爷爷。”那一刻，我流泪了，许多淤积于心的事情突然就释然了。那段难熬的日子里，妻子的不离不弃，孩子的加油鼓励，也让我更加明白了，什么才是幸福的关键。

看看身边，许多人有几辈子都用不完的钱，可就是过得不幸福，因

为在追求某些东西的过程中，把自己弄丢了。所以，今天的我尝试着找回自己，找到喜悦、自在，找到幸福的关键。就像一个泉眼，当你把遮挡它的石头、杂草、污泥全部清理之后，清泉就汩汩而出了。

生活有着无尽的意趣，围炉夜话、落雪听禅、看书写字……你会觉得周围的空气洋溢着静寂安详，有一股清流在你的心中，在你的世界潺潺流淌，清澈明快。许多朋友见到我，说我佛系了，我却知道，目前的我无疑是幸运的，也是幸福的！

愿你余生皆幸福！